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四

人生野戰翠浮庵，靜觀尼萱錦黃沙街。

詩云：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入自迷。

本是三生應判與，直須慧劍斷邪思。

話說世間齊眉結髮多是三生分定，儘有那揮金霍
玉百計千方圖謀成就的，到底却捱个空。有那一貧
如洗家徒四壁，似司馬相如的分定時，不要說尋媒
下聘，與那見面交談，便是殊俗異類，素昧平生，意想
所不到的，却得成了配偶。自古道：姻緣本是前生定，
曾向蟠桃會裏來，見得此一事非同小可，只看從古

至今有那崑崙奴黃衫客許虞侯那一班驚天動地的好漢也只爲從險阻艱難中成全了幾對兒夫婦直教萬古流傳奈何平人見个美貌女子便待偷鷄弔狗滾熱了又妄想永遠做夫妻奇奇怪怪用盡機謀討得些寡便宜枉玷辱人家門風直到弄將出來十个九个死無葬身之地說話的依你如此說怎麼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騙的到底無事怎見得便个个死於非命看官聽說你却不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說就是些開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緣分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前緣

奏着自然配合奸騙的保身沒事前緣償了便收
心爲此也有這一輩自與那癡迷不轉頭送了性命
的不同如今且說一个男假爲女奸騙亡身的故事
蘇州府城有一豪家莊院甚是廣闊莊側有一尼庵
名曰功德庵也就是豪家所造庵裏有五个後生尼
姑其中只有一个出色的姓王乃是雲游來的又美
麗又風月年可二十來歲是他年紀最小却是豪家
主意惟他做个庵主元來那王尼有一身會變的本
事第一件一張花嘴數黃道白指東話西專一在官
宦人家打楚那女眷們沒一个不被他哄得投機的

第二件一付溫存情性，善能體察人情，隨機應變的，幫襯第三件一手好手藝，又會寫作，又會刺綉，那些大戶女眷，也有請他家裡來教的，也有到他庵裡就教的，又不時有那來求子的，來做道場，保禳災悔的，他又去富貴人家及鄉村婦女誘約到庵中，作會，庵有淨室十七間，各備床褥衾枕，要留宿的極便，所以他庵中沒一日沒女眷來住，或在庵過夜，或幾日停留，又有一輩婦女赴庵一次過，再不肯來了，的至於男人，一个不敢上門見面，因有豪家出告示禁止游客，閒人就是豪家妻女在內，夫男也別嫌疑，恐怕罪

如此
事如何
記某得
意之故
也然非
此不致
慢身

四分五落的却待躲避衆阜隸一齊動手把那嬌嬌嫩嫩的一个尼姑橫拖倒拽捉將下來搜到當面問了他臥房在那里到裡頭一搜搜出白綾汗巾十九條皆有女子元紅在上又有簿籍一本開載明白多是畱宿婦女姓氏日期細註某人是某月初至某人是某人薦至某女是元紅某女元係無紅一一明白理刑一看怒髮衝冠連四尼多拿了帶到衙門裡來庵裡一班女眷見捉了衆尼去不知甚麼事發一齊出庵僱轎各自回去了且說理刑到了衙門裡喝叫勤起刑來堅稱身是尼僧並無犯法理刑又取穩婆

進來逐一驗過多是女身理刑沒做理會處思量道
 若如此這些汗巾簿籍如何解說喚穩婆密問道難
 道毫無可疑穩婆道止有年小的這個尼姑雖不見
 男形却與女人有些兩樣理刑猛想道從來聞有縮
 陽之術既這一個有些兩樣必是男子我記得一法
 可以破之命取油塗其陰處牽一隻狗來餵食那狗
 聞了油香伸了長舌舐之不止元來狗舌最熱舐到
 十來舐小尼熱癢難熬打一個寒噤騰的一條棍子
 直統出來且是堅硬不倒衆尼與穩婆擁面不逃理
 刑怒極道如此奸徒死有餘辜喝叫拖番重打四十

又夾一夾棍、教他從實供招來踪去跡、只得招道、身
係本處游僧、自幼生相、似女、從師在方上學得採戰
伸縮之術、可以夜度十女、一向行白蓮教、聚集婦女
奸宿、雲游到此庵中、有衆尼相愛留住、因而說出能
會縮陽爲女、便克做本庵庵主、多與那夫人小姐們
來往、來時誘至樓上、同宿人多不疑、直到引動淫興、
調得情熱、方放出肉具來、多不推辭、也有剛正不肯
的、有个淫呢迷了他、任從淫慾、事畢方醒、所以也有
一宿過再不來的、其餘盡是兩相情願、指望永遠取
樂、不想被爺爺驗出、甘死無辭、方在供招、見豪家

聽了妻女之言。道是理刑拿了家庵尼姑去寫書來。囑托討銃理刑大怒。也不回書。把汗巾簿籍封了。送去豪家見了。羞赧無地理刑乃判云。

審得王某係三吳亡命優僕。奸徒倡白蓮以惑黔首。抹紅粉以潤朱顏。教祖沙門。本是登岸和尚。嬌藏金屋。改爲入幕觀音。抽玉筭合掌禪床。孰信爲尼。爲尚。脫金蓮展身繡榻。誰知是女。是男。譬之鶴入鳳巢。始合鸞鳴之好。蛇游龍窟。豈無雲雨之私。明月本無心。照霜闥而寡。不寡。清風原有意。入朱戶而孤。女不孤。廢其居。久興。

書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剗其目，不足以盡其
辜。

判畢，分付行刑的，百般用法，擺佈備受慘酷。那一个
扮團也似的和尚，怎生熬得過，登時身死。四尼各責
三十官，賣了庵基，拆毀那小和尚屍首，拋在觀音潭
間，得這事的都去看他。見他陽物纍垂，有七八寸長，
一似驢馬的一般，盡皆掩口笑道：「怪道內眷們喜歡
他，平日與他往來的人家，內眷關得此僧事，改弔死
了好幾個。這和尚奸騙了多年，却死無莖身之所，若
前此回頭自想，道不是久長之計，改了念頭，或是索

性、還、了、俗、娶、個、妻、子、過、了、一、世、可、不、正、應、着、看、官、們、
說、的、道、奸、騙、的、也、有、沒、事、這、句、話、了、便、是、人、到、此、時、
得、了、些、滋、味、眯、了、心、肝、直、待、至、死、方、休、所、以、凡、人、一、
走、了、這、條、路、鮮、有、不、做、出、來、的、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這是男枚爲女的了而今有一个女枚爲男、偷期後
得成正果的話、洪熙年間、湖州府東門外、有一箇家
姓楊、老兒亡故、一个媽媽、同着小兒子、并一个女兒
過活、那女兒年方一十二歲、一貌如花、且是聰明、單
只從小的三好兩歉、有些小病、老媽媽沒一處不想

到只要保佑他長大隨你甚麼事也去做了忽一日
媽媽和女兒正在那里做繡作只見一个尼姑步將
進來媽媽歡喜接待元來那尼姑是杭州翠淨菴的
觀主與楊媽媽來往有年那尼姑也是个花嘴騙舌
之人平素只貪些風月菴裡收拾下两个後生徒弟
多是通同與他做些不伶俐勾當的那時將了一包
南棗一瓶秋茶一盤白菓一盤栗子到楊媽媽家來
探望叙了幾句寒溫那尼姑看楊家女兒時生得如
何

體態輕盈丰姿旖旎白似梨花帶雨嬌如桃瓣

隨風緩步輕移裙拖下露兩竿新笋含羞欲語
領緣上動一點朱櫻直饒封涉不生心便是魯
男須動念

尼姑見了問道姑娘今年尊庚多少媽媽答道十二
歲了諸事倒多伶俐只有一件沒奈何處因他身子
怯弱動不動三病四痛老身恨不得把身子替了他
爲這一件上常是受怕擔憂尼姑道媽媽可也曾許
个愿心保護保護麼媽媽道咳那一件不做過求神
拜佛許愿禱星只是不能脫身不知是什麼悔氣星
進了命再也退不去尼姑道這多是命中帶來的請

到不犯
孤辰忌
年犯紅煞

把姑娘八字與小尼推一推看。媽媽道：師父元來又會算命，一向不得知，便將女兒年月日時對他說了。尼姑做張做智，笑了一回，說道：姑娘這命，只不要在媽媽身畔便好。媽媽道：老身雖不捨得他離跟前，今要他病好，也說不得，除非過繼到別家去，却又性急裡沒一個去處。尼姑道：姑娘可曾受聘了麼？媽媽道：不曾。尼姑道：姑娘命中犯着孤辰，若許了人家時，這病一發了，不得，除非這個着落，方合得姑娘貴造。自然壽命延長，身體旺相，只是媽媽自然捨不得的，不好啟齒。媽媽道：只要保得沒事時，隨着那里去何妨。

尼姑道、媽媽若割捨得下時、將姑娘送在佛門、做個
世外之人、消災增福、此爲上着、媽媽道、師父所言甚
好、這是佛天面上功德、我雖是不忍拋撇、譬如多病
多痛死了、沒奈何走了這一着罷、也是前世有緣、得
與師父厮熟、倘若不棄、便送小女與師父做個徒弟、
尼姑道、姑娘是一點福星、若在小菴、佛面上也增多
少光輝、實是萬分之幸、只是小尼怎做得姑娘的師
父、媽媽道、休恁地說、只要師父擡舉他一分老身也
放心得下、尼姑道、媽媽說那里話、姑娘是何等之人、
小尼敢怠慢他、小菴雖則介寒、靠着施主們看覷身

尼姑

衣口食不致淡泊。媽媽不必掛心。媽媽道：「憑地待選
个日子，送到菴便了。」媽媽一頭看昏日，一頭不覺簌
簌的掉淚。尼姑又勸慰了一番。媽媽揀定日子，留尼
姑在家住了兩日。僱隻船叫女兒隨了尼姑出家。母
子两个抱頭大哭一番。女兒拜別了母親。同尼姑來
到庵裡，與衆尼相見了，拜了師父。擇日與他剃髮。取
法名叫做靜觀。自此楊家女兒便在翠浮菴做了尼
姑。這多是楊媽媽沒主意，有詩爲証：

弱質雖然爲病磨，
無常何必便來拖。
等閒送上空門路，
却使他年自擇窩。

你道尼姑爲甚攛掇楊媽媽叫女兒出家元來他日常要做些不公不法的事全要那幾個後生標緻徒弟做个牽頭引得人動他見楊家女兒十分顏色又且媽媽只要保扶他長成有甚事不依了他所以他將機就計以推命做个入話唆他把女兒送入空門收他做了徒弟那時楊家女兒十二歲上情竇未開却也不以爲意若是再大幾年的也抵死不從了自做了尼姑之後每常或同了師父或自己一身到家來看母親一年也往來幾次媽媽本是愛惜女兒的在身邊時節身子畧畧有些不爽利一分便認做十

似息之
愛如
此

分所以動不動憂愁思慮離了身伴便有些小病却
不在眼前倒省了許多煩惱又且常見女兒到家身
子健旺女兒怕娘記掛口裡只說舊病一些不發爲
此那媽媽一發信道該是出家的人也倒不十分懸
念了話分兩頭却說湖州黃沙街裡有一个秀才復
姓聞人單名一个嘉字乃是祖貫紹興因公公在烏
程處館超籍過來的面貌潘安才同子建年十七歲
堂上有四十歲的母親家貧未有妻室爲他少年英
俊又且氣質閑雅風流瀟灑十分存行朋友中沒一
个不愛他敬他的所以時常有人資助他至於熬游

晏飲一餐罷他不得但是朋友們相聚多以聞人生
不在爲歎一日正是正月中旬天氣梅花盛發一個
後生朋友喚了一隻游船拉了聞人生往杭州要子
就便往西溪看梅花聞人生稟過了母親同去一日
夜到了杭州那朋友道我們且先往西溪看了梅花
明日進去便叫船家把船撐往西溪不上个把時辰
到了泊船在岸聞人生與那朋友步行上崖叫僕從
們挑了酒盒相挈而行約有半里多路只見一个松
林多是合抱不交的樹林中隱隱一座菴觀周圍一
帶粉牆包裹向陽兩扇八字牆門門前一道溪水甚

是僻靜兩人走到菴門前，閒看那菴門掩着，裡面却像有人窺覷。那朋友道：「好个清幽菴院，我們扣門進去討盃茶喫了去。」何如？聞人生道：「還是趁早去看梅花，要緊。」轉來進去，不遲。那朋友道：「有理，我開步便去。」頃刻間走到兩人看梅花時，但見

爛銀一片，碎玉千重。幽馥襲和風，質午異香還較遜。素光映麗日，西子靚妝，應不如綽約，幹能傲水霜。參差影偏宜風月，騷人題咏，安能盡韻客。盃盤何日休。

兩人看了，閒玩了一回，便叫將酒盃來，開懷暢飲。天

色看時晚來酒已將盡兩人喫个半酣取路回舟中
來此時天已昏黑只要走路也不及進菴中觀看急
急下船過了一夜次早松木塲上峴不題且說那個
菴正是翠浮菴便是楊家女兒出家之處那時靜觀
已是十六歲了更長得儀容絕世且是性格幽閑日
常有這些俗客徃來也有注目看他的也有言三語
四挑撥他的衆尼便嘻咲趨陪殷勤款送他只淡淡
相看分毫不放在心上閑常見衆尼每幹些勾當只
做不知閉門靜坐看些古書寫些詩句再不輕易出
來走動也是機緣湊汨適離間人生菴前閑看時恰

好靜觀偶然出來閑步在門縫裡窺看只見那蘭人
生逸致飄飄有出塵之態靜觀注目而視看得仔細
見聞人生去遠了恨不再趕上去飽看一回無聊無
賴的只得進房心下想道世間有這般美少年莫非
天仙下降人生一世但得恁地一個便把終身許他
豈不是一對好姻緣奈我已墮入此中這事休題了
嘆口氣噙着眼淚正是

啞子漫嘗黃柏味

難將苦口向人言

看官聽說但凡出家人必須四大俱空自己發得念
盡死心塌地做個佛門弟子早夜脩持凡心一點不

動。却。纔。算。得。有。功。行。若。如。今。世。上。小。時。憑。着。父。母。鹽。做。動。不。動。許。在。空。門。那。曉。得。起。頭。易。到。底。難。到。得。大。來。得。知。了。這。些。情。欲。滋。味。就。是。強。制。得。來。原。非。他。本。心。所。願。爲。此。就。有。那。不。守。分。的。污。穢。了。禪。堂。佛。殿。正。叫。做。作。福。不。如。避。罪。奉。勸。世。人。再。休。把。自。己。兒。女。送。上。這。條。路。來。閒。話。休。題。却。說。開。人。生。自。杭。州。歸。來。在。蕪。閭。又。過。了。四。個。多。月。那。年。正。是。大。比。之。年。閨。人。生。已。從。道。間。取。得。頭。名。此。時。正。是。六。月。天。氣。却。不。甚。熱。打。點。束。裝。上。杭。他。有。个。姑。娘。在。杭。州。閨。內。黃。主。事。家。做。孤。孀。要。去。他。庄。上。尋。閨。潘。源。房。舍。靜。坐。幾。時。看。了。

山行的日子，已得朋友們資助了些盤纏，安頓了母親，催了隻航船，帶了家僮阿四，携了書囊，前往繞山東門正行之際，岸上一个和尚，說着潮州話，叫道：「船是上杭州去的麼？」家道正是送一位科舉相公上去的，和尚道：「既如此，可帶小僧一帶，有金依例奉上。」船家道：「師父杭州去做甚麼？」和尚道：「我出家在靈隱寺，今到俗家深親，却要回去。」船家道：「要問船裡相公，我們不敢自主。」只見那阿四便鑽出船頭上來，嚷道：「這不識時務小禿驢，我家官人正去鄉試，要討采頭，揸將你這一件禿光不利市的物事來，去便去。」

平人只
如此

不去時，我把水兜豁上一頓水，替你洗潔靜了。那個
亂代頭，你道怎地叫做亂代頭？昔人有嘲誚和尚說
話道：此非治世之頭，乃亂代之頭也。蓋爲亂卯二字
音相近。阿四見家主與朋友們戲謔，曾說過，故此學
得這句話罵那和尚。和尚道：載不載，問一聲也不冲
撞了甚麼？何消得如此？嘆聞人生在館裡聽見，推恣
看那和尚，且是生得清秀嬌嫩，甚覺可愛。又見說是
靈隱寺的和尚，便想道：靈隱寺去處山水最勝，我便
帶了這和尚去，與他做个相知。往來到那里做下處
也好。慌忙出來，喝住道：小廝不要無理。鄉里間的師

與門人
所見正
相友

父既、要上杭時、便下船來做伴、同去何妨、也是緣分、
該如此、船家得了這話、便把船隴岸、那和尚一見了、
聞人生、喫了一驚、一頭下船、一頭瞧着聞人生、只顧
看聞人生、想道、我眼裡也從不見這般一個美麗長
老容色、絕似女人、若使是女身、豈非天姿國色、可惜
是個和尚了、和他施禮罷、進艙裡坐定、却值風順、拽
起片帆、船去如飛、兩個在艙中各問姓名了畢、知是
同鄉、只說着一樣的鄉語、一發投機、聞人生見那和
尚談吐雅致、想道、不是個庸僧、只見他一雙媚眼、不
住的、把聞人生上下只顧看、天氣暴暑、聞人生請他

寬了上身單衣和尚道小僧生性不十分畏暑相公
請自便看看天晚喫了些夜飯聞人生便讓和尚洗
澡和尚只推是不消聞人生洗了澡已自困倦捋倒
頭只尋睡丫頭四也往梢上去自睡那和尚見人睡
靜方滅了火解衣與聞人生同睡却自翻來覆去睡
不安穩只自嘆氣見聞人生已睡熟悄悄坐起來伸
隻手把他身上摸著不想正摸著他一件硬尖硬
篤篤的東西捏了一把那時聞人生正醒來伸个腰
那和尚流水放手輕輕的睡了倒去聞人生却已知
竟想道這和尚倒來惹騷恁般一個標緻的想是師

父也不饒他、倒是慣家了、我便兜他來男風一度也、
使得如何肉在口邊不喫、問人生正是少年高興的、
時節便爬將過來、與和尚做了一頭、伸將手去摸時、
和尚做一團兒、睡着、只不做聲、問人生又摸去、只見
軟團團兩隻奶兒、問人生想道、這小長老又不肥胖、
如何有恁般一對好奶、再去摸他後庭時、那和尚却
像驚怕的、流水翻轉身來、仰臥着、問人生却待從前
面抄將過去、纔下手、却摸着前面、高聳聳似饅頭般、
一團肉、却無腸物、問人生倒吃了一驚、道、這是怎麼
說、問他道、你實說是甚麼人、和尚道、相公不要則聲、

我身實是女尼因怕路上不便假稱男僧聞人生道
 這等一發有緣放你不過了不問事繇跳上身去那
 女尼道相公可憐小尼還是個女身不曾破肉的從
 容些則个聞人生此時慾火正高那里還管挨開兩
 股徑將陽物直搗無奈那尼姑含花未慣風和雨怎
 當聞人生興發忙施雨與風遷延再四方浸其身那
 女尼只得蹙眉嚙齒忍耐霎時雲收雨散闢人生道
 小生無故得遇仙姑知是睡裡夢裡湏道住止詳細
 好圖後會女尼便道小尼非是別處人氏就是湖州
 東門外楊家之女爲母親所悞將我送入空門今在

西溪翠浮菴出家法名靜觀。里菴中也有來往的。都是些俗子村夫。沒一個看得上眼。今年正月間。正在門首開步。看見相公在門首站立。儀表非常。便覺神思不定。相慕已久。不想今日不期而會。得請魚水正合夙願。所以不敢推拒。非小尼之淫賤也。願相公勿認做萍水相逢。須爲我國。個終身便好。廣人生道。尊翁尊堂還在否。靜觀道父親楊某亡故已久。家中還有母親與兄弟。昨日看母親來。不想遇着相公。相公曾娶妻未。聞人生道小生也。未有室。今幸遇仙姑。年貌相當。正堪作配。況是同郡儒門之女。豈可埋沒。

于此須商量个長久見識出來。靜觀道我身已托于君必無二心。但今日事體匆忙一時未有良計。小巷離城不遠。且是僻靜清涼。相公可到我菴中作寓。早晚可以攻書。自有道者在外打齋。不煩薪水之費。亦且可以相聚。日後相個機會。再作區處。相公意下。何如。聞人生道如此甚好。只恐同伴不容。靜觀道菴中止有一个師父。是四十以內之人。色上且是要緊。两个同伴多不上二十來年紀。他們多不是清白之人。平日與人來往。盡在我眼裡。那有及得你這樣儀表。若見了你定然相愛。你便結識了他們。以便就中取

事只怕你不肯留那有不留你之事聞人生聽罷歡
喜無限道仙姑高見極明既恁地來早到松木塲連
我家小廝打發他隨船回去小生與仙姑同往便了
說了一回兩個樓抱得有興再講那欲娛起來正是

平生未解到花關
條到花閣骨盡寒
此際不知真與夢
幾回暗裡抱頭看

事畢只聽得晨鷄亂唱靜觀恐怕被人知覺連忙披
衣起身船家忙起來行船阿四也起來伏侍梳洗吃
早飯罷趕早過了關阿四問道那里歇船好到黃家
去問下處聞人生道不消得下處了這小師父寺中

有空房我們竟到松木場上岸罷。船到松木場只說要到靈隱寺，僱了一個脚夫，將行李一擔挑了。開人生分付阿四道：「你可隨船回去，對安人說聲，不消記念。」我只在近師父寺裡看書場畢，我自回來也不須教人來討信，得打發了，看他開了船。開人生縱與靜觀僱了兩乘轎，擡到翠浮菴去。另與脚夫說過，叫他跟來。霎時到了，還了轎錢，脚錢靜觀引了開人生進菴道：「這位相公要在此做下處過科舉的。」衆尼看見咲臉相迎，把開人生看了又看，愈加歡愛。殷殷勤勤的陪過了茶，收拾一間潔淨房子安頓了行李，吃過

聚眾
觀者也

夜飯洗了浴，少不得先是那巷主起手快，纔一宵，此
後這兩個你爭我奪，輪番伴宿，靜觀情態，不來兜攬，
讓他們歡暢，衆尼無不感激，靜觀纔半月餘，聞人生
也自支持不過，他們又將人參湯、香薷飲、蓮心、圓眼
之類，調漿聞人生無所不至，聞人生倒好受用，不覺
已是穿針過期，又值七月半，盂蘭盆大齋時節，杭州
年例人家做功德，點放河燈，那日還是七月十二日，
有一个大戶人家，差人來菴裡請師父們念經，做功
果，菴主應承了，衆尼進來商議道：「我們大衆去做道
場，十三至十五，有三日停紹，問官人在此，須留一个

蓋主公
道亦以
此爲嫌

相陪便好，只是忒便宜了他。只見兩尼你也要住，我也要住。靜觀只不做聲。菴主道人：「人家去做功果，我自然推不得不消說。」問官人：「原是靜觀引來的，你兩個討他便宜多了。」今日只該着靜觀在此相陪，也是公道。衆人道：「師父處得有理。」靜觀暗地歡喜。衆目去收拾法器，經箱連老道者多往那家去了。靜觀送了出門進來，對問人生道：「此非久戀之所，怎生作个計較便好？」今試期已近，若但迷戀于此，不惟攀惹無分，亦且身軀難保。聞人生道：「我豈不知只爲難捨着你，故此強與衆歡，非吾願也。」靜觀道：「前日初會你時，非

不欲卽從你作脫身之計、因爲我在家中來、中途不見了、菴主必到我家裡、要人、所以不便、今既在此多時了、我乘此無人在菴、與你逃去、他們多是與你有染的、心頭病怕露出來、料不好追得你、聞人生道不如此說、我是個秀才家、家中況有老母、若同你逃至我家、不但老母驚異、未必相容、亦且你途中追尋得着、經動官府、我前程也難保、何況你片子、不知作何着落、此事行不得、我意欲待赴試之後、如得一第、娶你不難、靜觀道就是中了、個舉人也沒有、就要個尼姑的、理況且萬一不中、又却如何、亦非長算、我自出

家來與人寫經寫疏得人觀錢積有百來金我搬了這裡將了這些東西做盤纏尋一個寄跡所在等待你名成了再從容家去可不好聞人生想一想道此言有理我有姑娘嫁在這裡閨內黃鄉宦家今已守寡極是奉佛家裡莊上造得有小菴晨昏不斷香火那菴中常燒香點燭的老道姑就是我的乳母我如今不免把你此情告知姑娘領你去放在他家家菴中托我奶娘相伴着你他是衙院人家誰敢來盤問你好一面留頭長髮待我得意之後以禮成婚豈不妙哉倘若不中也等那時髮長便到處無碍了靜觀

道、這、個、却、好、事、不、宜、遲、作、急、就、去、若、三、日、之、後、便、做、不、成、了、當、下、聞、人、生、就、太、至、姑、娘、家、去、見、了、姑、娘、姑、娘、道、罷、寒、溫、問、道、我、久、在、此、望、你、該、來、科、舉、了、如、何、今、日、纔、來、有、下、處、也、未、曾、聞、人、生、道、好、叫、姑、娘、得、知、小、侄、因、爲、做、下、處、尋、出、一、件、事、頭、來、特、求、姑、娘、用、全、則、個、姑、娘、道、何、事、聞、人、生、造、個、謊、道、小、侄、那、里、有、一、個、業、師、楊、某、亡、故、多、時、他、止、有、一、女、幼、年、間、就、與、小、侄、相、認、後、來、被、個、尼、姑、拐、了、去、不、知、所、向、今、小、侄、貪、靜、尋、下、處、在、這、裡、西、溪、地、方、却、在、翠、浮、菴、裡、撞、着、了、他、且、是、生、得、人、物、十、全、了、他、心、不、願、出、家、情、願、跟、着、

小侄去也是前世姻緣、又是故人之女、推卻不得、但小侄在此科舉、怕惹出事來、若帶他家去、又是個光頭不便、欲待當官告理、塲前沒開工夫、亦且沒有閒使用、我想姑娘此處有個家菴、是小侄奶子在裡頭管香火、小侄意欲送他來姑娘菴裏頭暫住、就是萬一他那里曉得了、不過在女眷人家香火菴裡、不爲大害、若是到底無人跟尋、小侄待鄉試已畢、意欲與他完成這段姻緣、望姑娘作成、則個姑娘笑道、你尋着了個陳妙常也來求我姑娘了、既是你師長之女、怪你不得、你既有意要成就、也不好叫他在庵裡住、

此以情
稅則不
疑矣

你與他多是少年心性，若要往來，恐怕玷污了我佛地。我庄中自有靜室，我收拾與他住下，叫他長起髮來，我自叫丫鬟伏侍，你亦可以長來相處。若是晚來無人，叫你奶子伴宿。此爲兩便。聞人生道，若得如此，姑娘再造之恩。小侄就去領他來拜見姑娘了。別了出門，就在門外叫了一乘轎，竟到翠浮菴裡，進菴與靜觀說了。適纔姑娘的話，靜觀大喜，連忙收拾，將自己所有盡皆檢了出來。聞人生道，我只把你載過了。等他們來家，我不妨仍舊再來走走，使他們不疑心。着我我的行李，且未要帶去。靜觀道：「敢是你與他們」

業根未斷麼、聞人生道、我專心爲你、豈復有他戀、只
要做得沒个痕跡、如金蟬脫壳方妙、若他坐定道是
我、無得可疑了、正是科場前利害頭上、萬一被他們
官司絆住、不得入試、怎好、靜觀道、我平時常獨自一
个家去的、他們問時、你只推偶然不在、不知我那里
去了、支吾着他、他定然疑心、我是到娘家去、未必追
尋、到得後來曉得不在娘家、你場事已畢了、我與你
別作計較、離了此地、你是隔府人、他那里來尋你、尋
着了、也只索白賴、計議已定、靜觀就上了轎、聞人生
把菴門掩上、隨着步行、竟到姑娘家來、姑娘一見靜

觀青頭白臉、桃花般的兩頰、吹彈得破的皮肉、心裡也十分喜歡笑、道、怪道我家侄兒看上了你、你只在庄上內房裡住、此處再無外人敢上門的、只管放心、對着闢人生道、我庄上房中、你亦可同住、但你若竟住在此、恐怕有人跟尋得出、反爲不美、況且要進場、還須別尋下處、闢人生道、姑娘見得極是小侄、只可暫來從此靜觀、只在姑娘庄裡住、闢人生是夜、也就同房宿了、明日別了去、另尋下處、不題、却說翠浮菴三个尼姑、做了三日功果回來、到得菴前、只見菴門虛掩的、走將進去、靜悄悄不見一人、驚疑道、多在何

不出果
人所料

雖上志
難相

處去了、他們心上要緊的是聞人生、靜觀倒是第二、着急、雖聞人生房裡去看行李書席都在心裡、又放下好些、只不見了靜觀、房裡又收拾得乾乾淨淨、不知甚麼緣故、正委決不下、只見聞人生踱將進來、衆足咲逐顏開道、來了來了、菴主一把抱住、且不及問靜觀的說話、咲道、隔別三日、心痒難熬、余且到房中一樂、也不顧這兩個小尼口饒、徑自去做事了、聞人生只得勉強奉承、酬暢一席、纔問道、你同靜觀在此、他那里去了、聞人生道、昨日我到城中去了一日、天晚了來不及在朋友家宿了、直到今日來、不知他那

里去了衆尼道想是見你去了獨自一個沒情緒自
回湖州去了他在此獨受用了兩日也該讓讓我們
等他去去再處周貪着閒人生快樂把靜觀的事到
丟在一邊了誰知閒人生心却不在此處鬼混了兩
三日推道要到場前尋下處衆尼不好阻得把行李
挑了去衆尼千約萬約道得空原到這里來住閒人
生滿口應承自去了庵主過了幾日不見靜觀消耗
放心不下叫人到楊媽媽家問問說是不曾回家吃
了一驚恐怕楊媽媽來着急倒不敢聲張只好密密
探聽又見閒人生一去不來心裡方纔有些疑惑待

要去尋他，盤問却不曾問得下處明白，只得忍耐着，指望他場後還來。只見三場已畢，又等了幾日，聞人生勝影也不見來。元來聞人生場中甚是得意，出場來竟到姝姝庄上，與靜觀一處了。那里還想着翠浮巷中，差立與二尼整不見到，恨道：「天下有這樣薄情的人，靜觀未必不是他拐去了。不然便是這樣不來，也沒解說。」思量要把驢來告他，又礙着自家多洗不清，怕惹出嘴來，正商量到塲前尋他，或是問到他潮州家裏去炒他，終是女人輩未有定見，却又撞出一場巧事來。說話間，忽然門外有人敲門得緊，衆尼

多心裡疑道、敢是聞人生來也、齊走出來開了門看、只見一乘大轎、三四乘小轎、多在門首歇着、敲門的家人報道、安人到此、菴主却認得是下路來的某安人、慌忙迎接、只見大轎裡安人走出來、傍邊三四个養娘出轎來、擁着進菴、坐定了、寒溫過、獻茶已畢、安人打發家人們到船上候候、我在此過、午下船、家人們各去了、安人走進菴主房中來、安人道、自從我家主亡過、我就不曾來此、已三年了、菴主道、安人今日貴脚踏賤地、想是完了孝服、纔來燒香的、安人道、正是菴主道如此秋光、正好閒耍、安人嘆了一口氣道、

有甚心情游耍。菴主有些瞧科，挑他道：「敢是爲沒有了老爹，冷靜了些。」安人起身，把門掩上，對菴主道：「我一向把心腹待你，你不要見外。我和你說句知心話，你方纔說我冷靜，我想我止隔得三年，尚且心情不奈煩。何況你們終身獨守，如何過了？」菴主道：「誰說我們獨守，不瞞安人說，全虧得有個把主兒相伴。」一相伴，不然，冷落死了。如何熬得？」安人道：「你如今見有何人？」菴主道：「有個心上妙人，在這里科舉的小秀才。」這兩日一去不來，正在此設計商量。安人道：「你且丟着此事，我有一件好事作成你。」你盡心與我做著，管教

要偷扣
尚反弄
尼姑

你快活、菴主道何事、安人道我前日在昭慶寺中進
香、下房頭安歇、這房頭有个未淨頭的小和尚、生得
標緻異常、我瞞你不得、其實隔絕此事多時、忍不住
動火起來、因他上來送茶、他自道年幼不避忌、軟嘴
塌舌、甚是可愛、我一時迷了、遣開了人、抱他上床要
試他做做此事、看誰知這小廝、深知滋味、比着大人
家、更是雄健、我實是心弔在他身上、捨不得他了、我
想了一夜、我要帶他家去、須知我是寡居、要防生人
眼、恐怕壞了名聲、亦且拘拘束束、躲躲閃閃、怎能如
像意、我今與師父商量、把他來師父這里、淨了頭、他

面貌嬌嫩，只認做尼姑。我歸去後，師父帶了他，竟到我家來。說是師徒兩個來投我，我供養在家裡庵中。連我合家人只認做你的女徒。我便好像意做事，不是神鬼不知的。所以今日特地到此，要你做這大事。你若依得，你也落得些快活。有了此人，隨你心上人，也放得下了。菴主道：安人高見妙策，只是小尼也沾沾手，恐怕安人吃醋。安人道：我要你幫襯做事，怎好自相嫉忌？到得家裡，我還要牽你來做了一床等外人，永不疑心。方纔是妙哩。菴主道：我的知心的安人，這等說我死也替你去。我這里三个徒弟，前日不見

了一个小的、今恰好把來抵牾一發、好端生人、只是如何得他到這里來、安人道我約定他在此、他許我背了師父、隨我去的、敢就來也、正說之間、只見一个赤尼敲門進房來道、外邊一个攏頭小夥子在那里問安、人安人忙道是了、快喚他進來、只見那小夥望內就走、两个小尼見他生得標緻、个个眉花眼笑、安人見了、點點頭、叫他進來、他見了菴主、作个揖、菴主一眼不霎、估定了看他、安人拽他手過來、問菴主道、我說的如何、菴主道、我眼花見了善財童子、身子多軟、攤了、安人咲將起來、菴主且到竈下看齋、就把連

些話與兩個小尼說了，小尼多咬着指頭道：「有此妙事。」菴主道：「我多分隨他去了。」小尼道：「師父撒了我們，自主受用。」菴主道：「這是天賜我的衣食，你們在此料，也不空過。」大家笑了一回。菴主復進房中，只見安人攬着小夥正在那里說話，見了菴主，忙在扶手匣裏取出十兩一包銀子來，與他道：「只此爲定，我今留此子在此，我自開船先去了。十日之內，望你兩人到我家來，千萬勿誤。」安人又叮囑那小夥幾句話，出到堂屋裡，吃了齋，自上轎去了。菴主送了出去，關上大門，進來見了小夥，真如黑夜裡拾得一顆明珠，且來

摸他去親嘴、把手摸他陽物兒、捏捏、搥搥、後生家火
動了、一直挺將起來、菴主忙解褲、就他弄了一度、喜
不可言、對他道、今後我與某安人合用的了、只這幾
夜、且讓讓我着事、畢就取剃刀來、與他落了髮、仔細
看一看、嘆道、也到與靜觀差不多、到那里、少不得要
个法名、仍叫做靜觀罷、某夜就同菴主一床睡了、極
得两个小尼姑、熬乾了唾沫、明日收拾了、叫个船、竟
到下路去、分付两个小尼道、你們且守在此、我到那
里看光景、若好、梢个信與你們、畢竟不來、隨你們散
夥、家去罷、楊家有人來問、只說靜觀隨師父下路人

家去了。兩尼也巴不得師父去了，大家散火，連聲答應道：「都理會得。」從此老尼與小夥同下船來人面前，認爲師弟。晚夕止，只候夫妻不多幾月，到了那一家，克做尼姑，進菴住好多人，不時請師徒進房留宿，常是三個做一床。尼姑又教安人許多取樂方法，三个人只多得一顆頭，盡興淫淫。那少年男子不教兩個中年老尼幾年之間，得病而死。安人哀傷鬱悶，也不又亡故。老尼被那家尋他事故，告了他偷盜，監了追賊，死于獄中。這是後話。且說翠浮菴自從菴主夫後，靜觀的事，一發無人提起。安安穩穩住在庄上，只見

揭了曉，聞人生已中了經魁，喜喜歡歡，來見姑娘。又私下與靜觀相見，各各快樂。自此日裡，在城中完這些新中式的世事。晚上到姑娘庄上，與靜觀歇宿。家地叫人去翠浮菴打聽，已知菴主他往兩小尼各歸俗家去了。菴中空鎖在，那里回覆了靜觀，掉了老大一个跣踏。聞人生事體已完，想要歸湖州來與姑娘商議。靜觀髮未長，娶回未得，仍畱在姑娘這里。待我去會試，再處靜觀，又囑付道：連我母親處也未可使他知道。我出家是他的主意，如何慕地還俗？且待我頭髮長了，與你雙歸。他纔拘不得。聞人生道：多是我

有見識的話，別了榮歸，拜過母親，把靜觀的事並不提起。到得十月盡邊，要去會試，來見姑娘。此時靜觀頭髮齊肩，可以梳得個假髻了。聞人生意欲帶他去會試。姑娘勸道：「我看此女德性溫淑，堪為你配。既要做正經婚姻，豈可仍復私下帶來帶去，不像事體。仍留我庄上住下，等你會試得意榮歸，他髮已盡長，此時只認是我的繼女，迎歸花燭，豈不正氣。」聞人生見姑娘說出一段大道理話，只得恣情與靜觀別了。進京會試，果然一舉成名，中了二甲禮部觀政。同年錄上，先刻了聘楊氏，就起一本給假歸娶奉旨准給。

花紅表禮以備喜筵。馳驛還家，拜過母親。母親聞知，歸娶問道：「你自幼未曾聘定，今娶何人？」聞人生道：「好教母親得知，孩兒在杭州姑娘家有個繼女，許下孩兒了。母親道：『爲何我不曾見說？』」聞人生道：「母親日後自知。」選个吉日，結起綵船，花紅鼓樂，竟到杭州。關內黃家來拜了姑娘，說了奉旨歸娶的話。姑娘大喜道：「我前者見識如何？今日何等光采！」先與靜觀相見了，執手各道別情。靜觀此時已是內家裝扮了。又道：「黃夫人待他許多好處，已自認義爲乾娘了。」黃夫人親自與他挿戴了，送上綵轎，下了船。船中趑好日，歸了。

花燭正是

紅羅帳裡，依然兩個新人。錦被窩中，各出一般舊物。

到家裡齊齊拜見了母親。母親見媳婦生得標緻，心下喜歡。又見他是湖州聲口，問道：「既是杭州娶來，爲何說這裡的話？」問人生方把楊家女兒錯出了家。從頭至尾的事說了一遍。母親方纔明白。次日問人生同了靜觀，竟到楊家來。先拿子婿的帖子與丈母。又一內弟的帖與小舅。楊媽只道是錯了，再問不取。女兒只得先自走將進來。叫一聲娘。媽媽見是一個兒。

冠霞帔的女眷吃那一驚不小，慌忙站起來。一時認
不出了。女兒道：娘休驚怪，女兒卽是翠浮菴靜觀。是
也。媽媽聽了聲音，再看面龐，纔認得出。只是有了頭
髮，妝扮異樣，若不仔細，也要錯過。媽媽道：有一年多
不見你，而又無音耗，後來問得你同師父到那里下
路去了，好不記掛。今年又着人去看菴中鬼影也無，
正自思念你，沒个是處。你因何得到此地位？女兒纔
把去年搭船相遇，直到此時奉旨完婚，從頭至尾
說了一遍，喜得个楊媽媽雙腳亂跳，口扯開了，收不
攏來，叫兒子去快請姊夫進來。兒子是學堂中出來，

的也儘曉得趨踰便拱了閨人生進來一同媽媽
立拜見了楊媽媽此時真如睡裡夢裡媽媽道早知
你有這一日爲甚把你送在菴裡去女兒道若不送
在菴中也不能勾有這一日當下就接了楊媽媽到
聞家過門同坐喜筵大吹大擂更餘而散此後聞人
生在宦途時有蹉跌不甚像意年至五十方得腰金
而歸楊氏女得封恭人林下偕老聞人生曾遇着高
明的相士問他宦途不稱意之故相士道犯了少年
時風月損了些陰德故見如此聞人生也甚悔翠浮
菴少年孟浪之事常與人說尼菴不可擅居以此爲

戒這不是偷期得成正果之話若非前生分定如何得這荒奇緣有詩爲証

主婚靡不仗天公
若道姻緣人可強

堪嘆人生盡曠穽
氤氲使者有何功

拍案驚奇卷三十四 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五

訴窮漢替掌別人錢、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從來欠債要還錢、冥府於斯倍灼然。

詩云

若使得來非分內、終湏有日復還原。

却說人生財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東西、縱然勉強哄得到手、原要一分一毫填還別人的。從來因果報應的說話、其事非一、難以盡述。在下先揀一箇希罕些的說來、做箇得勝頭。回晉州古城縣有一箇人名喚張善友、平日看經念佛、是箇好善的長者。渾家李氏、却有些短見薄識、要做些小便宜勾當。夫妻兩

孝順

青木心

箇過活不曾生男育女家道儘從容好過其時本縣有箇趙廷玉是箇貧難的人平日也守本分只因一時母親亡故無錢葬埋曉得張善友家事有餘起心要去偷他些來用算計了兩日果然被他挖箇墻洞偷了他五六十兩銀子去將母親殯葬訖自想道我本不是沒行止的只因家貧無錢葬母做出這箇短頭的事來擾了這一家人家今生今世還不的他來生來世是必填還他則箇張善友六日起來見了壁洞曉得失了賊查縣家財箱籠裡沒了五六十兩銀子張善友是箇富家也不十分放在心上道是命該

頂上的

失脫嘆口氣罷了。唯有李氏切切於心道：「有此一項銀子，做許多事，生許多利息，怎捨得白白被盜了去？」正在納悶間，忽然外邊有一箇和尚來尋張善友。張善友出去相見了，問道：「師父何來？」和尚道：「老僧是五臺山僧人，爲因佛殿坍損，下山來抄化脩造。抄化了多時，積得有百來兩銀子，還少些箇，又不那上了疏，未曾勾銷的。今要往別處去走走，討這些佈施，身邊所有銀子，不便攜帶，恐有失所，要尋箇寄放的去處。一時無有一路訪來，聞知長者好善，是箇有名的檀越，特來寄放這一項銀子，特別處討足了，就來取回。」

不宜交
什渾家
亦是善
友失處
故受其
報

本山去也。張善友道：「這是勝事。」師父只管寄放在陰下，萬無一悞。只等師父事畢，來取便是。當下把銀子看驗明白，點計件數，拿進去交付與渾家了。出來留和尚喫齋。和尚道：「不勞檀越費齋。」老僧心忙要去募化善友道：「師父銀子弟子交付渾家收好，在裡面倘若師父來取時，弟子出外，必預先分付停當，交還師父候了。」和尚別了自去抄化。那李氏接得和尚銀子在手，滿心歡喜，想道：「我纔失得五六十兩，這和尚倒送將一百兩來，豈不是補還了我的缺，還有得多哩。」就起一點心，打帳要賴他的一日。張善友要到東嶽，

廟裡燒香求子去對渾家道我去則去有那五臺山的僧所寄銀兩前日是你收着若他來取時不論我在不在你便與他去他若要齋喫你便整理些蔬菜齋他一齋也是你的功德李氏道我曉得張善友自燒香去了去後那五臺山和尚抄化完了却來問張善友取這項銀子李氏便自賴道張善友也不在家我家也沒有人寄甚麼銀子師父教是錯認了人家了和尚道我前日親自交付與張長者長者收抬進來交付孺人的怎麼說此話李氏便賭咒道我若見你的我眼裏出血和尚道這等說要賴我的了李氏

又道我賴了你的、我墮十八層地獄、和尚見他賄呢、
明知白賴了、爭奈是箇女人家、又不好與他爭論得、
和尚沒計奈何、合着掌念聲佛道、阿彌陀佛、我是十
方抄化來的佈施、要脩理佛殿的、寄放在你這裡、你
怎麼要賴我的、你今生今世賴了我這銀子、到那生
那世、少不得要填還我、帶着悲恨而去、過了幾時、張
善友回來、問起和尚銀子、李氏哄丈夫道、剛你去了、
那和尚就來取我雙手還他去了、張善友道、好好也、
免了一宗事、過得兩年、李氏生下一子、自生此子之
後、家私火燄也似長將起來、再過了五年、又生一箇

共是兩箇兒子，大的小名叫做乞僧，次的小名叫做福僧。那乞僧大來，極會做人，家披星帶月，早起晚眠，又且生性慳吝，一文不使，兩文不用，不肯輕費着。一箇錢把家私掙得惹大，可又作怪。一般西箇弟兄，同胞共乳，生性絕是相反。那福僧每日只是喫酒賭錢，養婆娘，做子弟，把錢鈔不着疼熱的使用。乞僧旁看了，是他辛苦掙來的，老人的心疼。福僧每日有人來討債，多是瞞着家裡，外邊借來花費的。張善友要做好漢的人，怎肯交兒子被人逼迫，門戶不清的？只爲一主一主填還了，那乞僧只叫得苦。張善友疼着

大孩兒苦掙恨着小孩兒蕩費，偏喫虧了立箇主意，把家私勻做三分分開。他弟兄們各一分，老夫妻留一分，等做家的自做家，破敗的自破敗，省得反的累了好的一總凋零了。那福僧是箇不成器的，肚腸倒要分了，自繇自在，別無拘束，正中下懷。家私到手，正如

湯潑瑞雪

風捲殘雲

發所必
非不如
不分
不、上、一、年、使、得、光、光、蕩、蕩、了、又、要、分、了、爹、媽、的、這、半、
分、也、自、沒、有、了、便、去、打、攪、哥、哥、不、繇、他、不、應、手、連、哥、
哥、的、也、佈、擺、不、來、他、是、箇、做、家、的、人、怎、生、受、得、過、氣、

方
屈
了
一

得成病一卧不起求醫無效看看至死張善友道成家的倒有病敗家的倒無病五行中如何這様顛倒恨不得把小的替了大的若在心頭說不出來那乞僧氣盡已成畢竟不痊死了張善友夫妻大痛無聲那福僧見哥哥死了還有剩下家私落得是他受用一毫不在心上李氏媽媽見如此光景一發捨不得大的終日啼哭哭得眼中出血而死福僧也沒有一些苦楚帶着母喪只在花街柳陌逐日混帳淘虛了身子害了癆瘵之病又看看死來張善友此時急得無法可施便是敗家的留得箇種也好論不得成器

不成器了，正是

前生注定今生案，天數難逃大限催。

福僧是箇一絲兩氣的病，時節到來如三更油盡的燈，不覺的息了。張善友雖是平日不像意他的，而今自念兩兒皆死，媽媽亦亡，單剩得老身，怎繇得不苦痛哀切，自道不知作了什麼罪業，今朝如此果報得，沒下稍一頭憤恨，一頭想道：我這兩箇業種，是東嶽求來的，不爭被你閻君勾去了，東嶽敢不知道我如今到東嶽大帝面前告苦一番，大帝有靈，勾將閻神來，或者還了我箇把兒了，也不見得，也是他苦痛。

無聊痴心想到此果然到東嶽眼前哭訴道老漢張善友一生脩善便是俺那兩個孩兒和媽媽也不曾做甚麼罪過却被閻神屈屈勾將去單剩得老夫只望神明將閻神追來與老漢折証一箇明白若果然該受這業報老漢死也得瞑目訴罷哭倒在地一陣昏沉暈了去朦朧之間見箇鬼使來對他道閻君有勾張善友道我正要見閻君問他去隨了鬼使竟到閻君面前閻君道張善友你如何在東嶽告我張善友道只爲我媽媽和兩箇孩兒不曾犯下什麼罪過一時卻勾了去有此苦痛故此哀告大帝做主閻王

道、你要見你兩箇孩兒麼、張善友道、怎不要見閻王、命是使召將來、只見乞僧、福僧兩箇齊到、張善友喜之不勝、先對乞僧道、大哥我與你家去來、乞僧道、我不是你什麼大哥、我當初是趙廷玉不合偷了你家五十多兩銀子、如今加上幾百倍利錢還了你家、俺和你不親了、張善友見大的如此說了、只得對福僧說、既如此、二哥隨我家去了也罷、福僧道、我不是你家甚麼二哥、我前身是五臺山和尚、你少了我的、你如今也加百倍還得我勾了、與你没相干了、張善友喫了一驚道、如何我少五臺山和尚的、怎生得媽媽

應

來一問便妖閻王已知其意說道張善友你要見渾家不難叫鬼卒與我開了鄆都城拿出張善友妻李氏來鬼卒應聲去了只見押了李氏披枷帶鎖到殿前來張善友道媽媽你為何事如此受罪李氏哭道我生前不合混賴了五臺山和尚百兩銀子死後叫我歷遍十八層地獄我好苦也張善友道那銀子我只道還他去了怎知賴了他的這是自作自受李氏道你怎生救我扯着張善友大哭閻王震怒拍案大喝張善友不覺驚醒乃是睡倒在神案前做的夢明白明白纔省悟多是宿世的冤家債主住了悲哭出

家脩行去了

方信道臨室虧心、難逃他神目如電、
今日箇顯報無私、怎倒把閻君埋怨

在下爲何先說此一段因果、只因有箇貧人把富人
的銀子借了去、替他看守了幾多年、一錢不破、後來
不知不覺、雙手交還了本主、這事更奇、聽在下表白
一遍、宋時汴梁曹州曹南村周家庄上、有個秀才姓
周、名榮祖、字伯成、渾家張氏、那周家先世廣有家財、
祖公公周奉敬、重釋門、起蓋一所佛院、每日看經念
佛、到他父親手裡、一心只做人空、爲因前即宅舍不

所不捨
得之命
正是窮

此不捨
得亦然

捨得另辦木石磚瓦、就將那所佛院盡拆毀來用、
比及宅舍功完、得病不起、人皆道是不信佛之報、父
親既死、家私裏外通是榮祖一個掌把、那榮祖學成
滿腹文章、要上朝應舉、他與張氏生得一手尚在襁
褓、乳名叫做長壽、只因妻嬌子幼、不捨得拋撇、商量
三口兒同去、他把祖上遺下那些金銀成錠的、做一
窖兒埋在後面牆下、怕路上不好攜帶、只把零碎的、
細軟的、帶些隨身、房廊屋舍、着箇當直的看守、他自
去了、話分兩頭、曹州有一箇窮漢、叫做賈仁、真是衣
不遮身、食不充口、喫了早起的、無那晚夕的、又不曾

做什麼營生，則是與人家挑土築牆和泥托坯，擔水運柴，做全工生活度日。晚間在破窰中安身，外人見他十分過的艱難，都喚他做窮賈兒。却是這箇人稟性古怪拘攣，常道總是一般的人，別人那尋富貴奢華，偏我這般窮苦心中恨毒，有詩爲證：

又無房舍又無田，每日城南窰內眠。
一般帶眼安眉漢，何事囊中偏沒錢。

亦是詩
人奇事

說那賈仁心中不伏氣，每日得閒空，便走到東嶽廟中苦訴神靈道：小人賈仁特來禱告，小人想有那等騎鞍壓馬，穿羅着錦，喫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世人。

我賈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遑身，食不克口，澆地眠災地，臥兀的不窮殺了小人。小人但有些小富貴，也爲齊僧布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上聖可憐見咱。日日如此，真是精誠之極，有感恩必通，果然被他哀告，不過感動起來，一日禱告畢，睡倒在廊簷下一靈兒被殿前靈派侯攝去，問他終日埋天怨地的緣故。賈仁把前言再述一遍，哀求不已。靈派侯也有些憐他，喚那增福神查他衣祿食祿，有無多寡之數，增福神查了回覆道：此人前生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毀僧謗佛，殺生害命，拋撒淨水，作賤五

良人看
眼

一點小
在便月
留原居
恐不張

拔、紫、驚、奇、
穀、今、世、當、受、凍、餓、而、死、賈、仁、聽、說、慌、了、一、發、哀、求、不、
止、道、上、聖、可、憐、見、但、與、我、些、小、衣、祿、食、祿、我、是、必、做、
箇、好、人、我、爺、娘、在、時、也、是、盡、力、奉、養、的、亡、化、之、後、不、
知、甚、麼、緣、故、顛、倒、一、日、窮、一、日、了、我、也、在、爺、娘、墳、上、
燒、錢、製、紙、澆、茶、奠、酒、淚、珠、兒、至、今、不、曾、乾、我、也、是、箇、
行、孝、的、人、靈、派、候、道、吾、神、試、點、檢、他、平、日、所、爲、雖、是、
不、見、別、的、善、事、却、是、窮、養、父、母、也、是、有、的、今、日、據、着、
他、埋、天、怨、地、正、當、凍、餓、念、他、一、點、小、孝、可、又、道、天、不、
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名、之、牌、吾、等、體、上、帝、好、生、之、
德、據、目、看、有、別、家、無、碍、的、福、力、借、與、他、些、與、他、一、箇、

假子奉養至死償他這一點孝心，罷增福神道小聖查得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他家福力所積陰功三輩爲他折毀佛地，一念差池，合受一時折罰。如今把那家的福力權借與他二十年，待到限期已足，着他雙手交還本主。這箇可不兩便？靈派侯道：這箇使得。喚過賈仁，把前話分付他明白，叫他牢牢記取。比及你去做財主時，索還的早在那里等了。賈仁叩頭謝了上聖濟拔之恩，心裡道：已是財主了，出得門來，騎了高頭駿馬，放箇轡頭，那馬見了鞭影，飛也似的跑。把他一交擡翻，大喊一聲，却是南柯一夢。身子還睡

只怕移
目的財
主也在
那裡

在廟檐下想，一想道：「恰纔上聖分明的對我說：『那一家。的福力，借與我二十年。我如今該做財主。』」一覺醒來，財主在那里，夢是心頭想，信他則甚。昨日大戶人家要打牆，叫我尋泥坯，我不免去尋問一家，則箇出了廟門去，真是時來福來，恰好周秀才家裡看家當，直的因家主出久未歸，正缺少盤纏，又晚間睡著，被賊偷得精光，家裡別無可賣的，止有後園中這一架舊坍塌，想道：「要他沒用，不如把泥坯賣了，且將就做盤纏。」走到街上，正撞着賈仁，曉得他是慣與人打牆的，就把這話與他去賣。賈仁道：「我這家正要

泥坯滿倒價錢、吾自來挑也、果然走去說定了價、挑
得一擔、弄一擔、開了後園、一憑賈仁、自掘自挑、賈仁
帶了鉄鍬鋤頭土簋之類來動手、剛扒倒得一堵、只
見牆腳之下、拱開石頭、那泥簌簌的落將下去、恰像
底下是空的、把泥撥開、泥下一片石板、撬起石板、乃
是蓋下一箇石槽、滿槽多是土、整塊一般大的金銀、
不計其數、傍邊又有小塊零星、揀着、喚了一驚、道、神
明如此、有靈已應着、昨夢慙愧、今日有分做財主了、
心生一計、就把金銀放些在土簋中、上邊覆蓋着泥土、
裝了一担、且把在地中挑未盡的、仍用泥土遮蓋、以

待再挑他挑着担、竟往棲身的破窑中、權且埋着神
鬼不知、運了一兩日、都運完了、他是極窮人、有了這
許多銀子、也是他時運到來、且會擺撥、先把些零碎
小鏹、買了一所房子住下了、逐漸把窑裡埋的、又搬
將過去、安頓好了、先假做些小買賣、慢慢衍將大來、
不上幾年、蓋起房、廊屋舍、開了解典庫、粉房、磨房、油
房、酒房、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長將起來、旱路上有
田、水路上有船、人頭上有錢、平日叫他做窮鬼見的
多、改口叫他。是員外了、又娶了一房渾家、却是寸男
尺女、皆無空、有那鴉飛不過的田宅、也沒一箇承領、

正是財
生和

此想頭
便是此
人來

又有一件作怪，雖有了這樣大家私，生性慳吝，苦克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要他一貫鈔，就如挑他一條筋，別人的恨不得劈手奪將來，若要他把與人，就心疼的了不得，所以又有人叫他做慳賈兒。請着一箇老學究，叫做陳德甫，在家裡處館，那館不是教學的館，無過在解鋪裡上些帳目，管些收錢聚債的勾當。賈員外日常與陳德甫說，我枉有家私，無箇後人承領，自己生不出街市上，但遇着賣的，或是肯過繼的，是男是女，尋一箇來與我兩口兒喂眼，也好說了不則一番。陳德甫又轉分付了開酒務的店小二，倘

有相應的，可來先對我說。這裡一面尋璉玲之子，不在話下，却說那周榮祖秀才自從同了渾家張氏孩兒長壽三口兒應舉去後，怎奈命運未通，功名不達，這也罷了，豈知到得家裡，家私一空，止留下一所房子去尋尋牆下所埋祖遺之物，但見牆倒泥開，剛刺得一箇空石槽，從此衣食艱難，索性把這所房子賣了，復是三口兒去洛陽探親，備生這等時運，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運退雷轟薦福碑。

那親眷久已出外，弄做箇滿船空載月，明歸身邊盤纏用盡，到得曹南地方，正是暮冬天道，下着連日大

雪三口兒身上俱各單寒，好生行走不得。有一篇正
宮調滾繡毬爲証。

是誰人碾就瓊瑤，往下飾是誰人剪米花迷眼。
界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恰便似粉粧就幾
閣樓臺。便有那韓退之藍關前冷，怎當便有那
孟浩然驢背上也跌下來。便有那剡溪中禁回
他子猷訪戴，則這三口兒的不索倒壅埃眼。
見得一家受盡千般苦，可甚寒士蜀朱門九不
開。委實難推。

當下張氏道：「似這般風又大，雪又緊，怎生行去？」且在

那裡避一避也好。周秀才道：「我們到酒務裏避雪去。」兩口兒帶了小孩子，走到一箇店裏來。店小二接着道：「可是要買酒喫的？」周秀才道：「可憐我那得錢來買酒喫？」店小二道：「不喫酒，到我店裏做甚？」秀才道：「小生是箇窮秀才，三口兒探親回來，不想遇着一天大雪，身上無衣，肚裡無食，來這裡避一避。」店小二道：「避避不妨。」那一箇頂着房子走哩。秀才道：「多謝哥哥，叫渾家領了孩兒同進店來，身子乾扑扑的，寒顫不住。」店小二道：「秀才官人，你每受了寒了，喫杯酒不好？」秀才嘆道：「我囊中沒錢在身邊。」小二道：「可憐可憐，別里不。」

是積福處。我捨與你一杯燒酒喫，不要你錢。就在招財利市面前，那供養的三杯酒內，取一杯遞過來。周秀才喫了，覺道和緩了些。渾家在傍間得酒香，也要杯兒敬寒，不好開得口，正與周秀才說話，小二曉得意思，想道：「有心藏人情，更再與他一杯。」又取那第二杯遞過來，道：「娘子也喫一杯。」秀才謝了，接過與渾家喫。那小孩子長壽，不知好歹，也裏面要喫。秀才煞歎地掉下淚來，道：「我兩個也是這哥哥好意與我每喫的，怎生又有得到你小孩子便哭將起來？」小二問知緣故，一氣扣那第三杯與他喫了，就問秀才道：

看你這樣艱難，你把這小的兒與了人家，可不好？秀才道：「一時撞不着人家，要小二道有箇人要你與娘子商量去。」秀才對渾家道：「娘子你聽麼？賣酒的哥哥說你們這等饑寒，何不把小孩子與了人？他有箇人家要渾家道：『若與了人家，倒也強似凍餓死了。』只要那人養的活，便與他去罷。」秀才把渾家的話對小二說，小二道：「好教你們喜歡，這裡有箇大財主，不曾生得一箇兒女，正要一箇小的。我如今領你去，你且在此坐一坐，我尋將一箇人來。」小二三三兩兩走到對門，與陳德甫說了這箇緣故。陳德甫踱到店裏問小

二道在那里小二叫周秀才與他相見了陳德甫一
眼看去見了小孩子長壽便道好箇有福相的孩兒
就問周秀才道先生那裡人氏姓甚名誰因何就肯
賣了這孩兒周秀才道小生本處人氏姓周名榮祖
因家業凋零無錢使用將自己親兒情願過房與人
爲子先生你敢是要麼陳德甫道我不要吃這里有箇
賈老員外他有潑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皆嫌若是
要了這孩兒久後家緣家計都是你這孩兒的秀才
道既如此先生作成小生則箇陳德甫道你跟着我
來周秀才叫渾家領了孩兒一同跟了陳德甫到這

此念六
每卷
使之

家門首陳德甫先進去見了賈員外員外問道一向
所托尋孩子的怎麼了陳德甫道員外且喜有一個
小的了員外道在那里陳德甫道現在門首員外道
是箇甚麼人的陳德甫道是箇窮秀才員外道秀才
倒好可惜是窮的陳德甫道員外說得好笑那有富
的來賣兒女員外道叫他進來我看看陳德甫出來
與周秀才說了頷他同兒子進去秀才先與員外叙
了禮然後叫兒子過來與他看員外看了一看見他
生得青頭白臉心上喜歡道果然好箇孩子就問了
周秀才姓名轉對陳德甫道我要傳這箇小的須要

他立紙文書。陳德甫道：「員外要怎麼樣寫？」員外道：「無過寫道：立文書人某人，因口食不敷，情愿將自己親兒某過繼與財主賈老員外爲兒。」陳德甫道：「只叫員外勾了。」又要那財主兩字做甚？」員外道：「我不是財主，難道叫我窮漢？」陳德甫曉得是有錢的心性，只順着道：「是是，只依着寫財主罷。」員外道：「還有一件要緊，後面須寫道：立約之後，兩邊不許翻悔。若有翻悔之人，罰鈔一千貫。」與不悔之人用。陳德甫大咲道：「這等那正錢可是多少？」員外道：「你莫管我，只依我寫着。」他要得我多少？我財主家心性，指甲裡彈出來的可也。」

才多奇 四
不了陳德甫把這些話一一與周秀才說了周秀才
只得依着口裡念的寫去寫到罰一千貫周秀才停
了筆道這等我正錢可是多少陳德甫道知他是多
少我恰纔也是這等說他道我是箇巨富的財主他
要的多少他指甲裏彈出來的看你喫不了哩周秀
才也道說得是依他寫了却把正經的賣價竟不曾
填得明白他與陳德甫也多是迂儒不曉得這些圈
套只道口裡說得好聽料必不輕的豈知做財主的
專一苦楚算人討着小便宜口裡便甜如蜜也聽不
得他當下周秀才寫了文書陳德甫遞與員外收了

赤子之心

員外就領了進去。與媽媽看了，媽媽也喜歡。此時長壽已有七歲，心裡曉得了，員外教他道：「此後有人問你姓什麼，你便道我姓賈。」長壽道：「我自姓周。」那賈媽媽道：「好兒子，明日與你做花兒，穿有人問你姓什麼，只說姓賈。」長壽道：「便做大紅袍與我穿。」我也只是姓周。員外心裡不快，竟不來打發周秀才。秀才催促陳德甫，德甫轉催員外。員外道：「他把兒子留在我家，他自去罷了。」陳德甫道：「他怎麼肯去？還不曾與他恩養錢哩。」員外就起箇賴皮心，只做不省得道：「甚麼恩養錢？」隨他與我些罷。」陳德甫道：「這箇員外休要人他爲。」

張詞審
理莫非
明主本
色

話

無錢纔賣這箇小的，怎麼倒要他恩養錢？員外道：他
因爲無銀養活兒子，纔過繼與我。如今要在我家喫
飯，我不問他要恩養錢，他倒問我要恩養錢。陳德甫
道：他辛辛苦苦養這小的，與了員外爲兒，專等員外
與他些恩養錢，回家做盤纏。怎這等要他？員外道：立
過文書，不怕他不肯了。他若有說話，便是翻悔之人。
教他罰一千貫，還我領了這兒子去。陳德甫道：員外
怎如此開人？要你只是與他些恩養錢去，是正理。員
外道：陳德甫看你面上，與他一貫鈔。陳德甫道：這等
一箇孩兒，與他一貫鈔，忒少。員外道：一貫鈔，許多寶。

牢哩。我富人使一貫鈔似挑着一條筋。你是窮人。怎
倒看得這樣容易。你且與他去。他是讀書人。見兒子
落了好處。敢不要錢。也不見得。陳德甫道。那有這事。
不要錢。不賣兒子了。再三說不聽。只得拿了一貫鈔
與周秀才。秀才正走在門外。與渾家說話。安慰他道。
且喜這家果然富厚。已立了文書。這事多分可成長。
壽兒也落了好地了。渾家正要問道。講倒多少錢鈔。
只見陳德甫拿得一貫出來。渾家道。我幾杯兒水洗
的孩兒。偌大怎生只與我一貫鈔。便買個泥娃娃也。
買不得。陳德甫把這話又進去與員外說。員外道。那

妙語

據新定
樣時主
中人與
以爲怪

何如妙
非川主
不能

李商甫
小賢人
也

泥娃娃。湏不會喫飯。常言道。有錢不買張口貨。因他
養活不過。纔賣與人。等我肯要。就勾了。如何還要我
錢。既是陳德甫再三說我再添他一貫。如今再不添
了。他若不肯。白紙上寫着黑字。教他拿一千貫來領
了。孩子去。陳德甫道。他有得這一千貫。時倒不賣兒
子了。員外。餐作道。你有得添添他。我却沒有。陳德甫
嘆口氣道。是我領來的。不是。員外又不肯添。那秀
才又怎肯。兩貫錢就住。我中間做人也難。也是我在
門下多年。今日得過繼。兒子是箇美事。做我不着。成
全他兩家罷。就對員外道。在我館錢內支兩貫。湊成

四貫打發那秀才罷。員外道：「大家兩貫，孩子是講的。陳德甫道：『孩子是員外的，員外咲逐顏開道：『你出了一半鈔，孩子還是我的。』這等你是箇好人，依他又支了兩貫鈔帳簿上，要他親筆註明白了，共成四貫，拿出來與周秀才道：『這員外是這樣慳吝苦楚的，出了兩貫，再不肯添了。』小生只得自支兩月的館錢，湊成四貫，送與先生。先生，你只要兒子落了好處，不要計論多少罷。」周秀才道：「甚道理，倒難爲着先生。」陳德甫道：「只要久後記得我陳德甫。」周秀才道：「賈員外則是兩貫，先生替他出了一半，這倒是先生齎發了。」小生

這恩德怎敢有忘。喚孩兒出來叮囑他兩句。我每去罷。陳德甫叫出長壽來。三個抱頭哭箇不住。分付道：爹娘無奈賣了你。你在此可也免了些饑寒凍餒。只要曉得些人事。敢這家不虧你。我們得便來看你。就是小孩子不捨得爹娘。吊住了。只是哭。陳德甫只得去買些菓子來哄住了他。騙了他進去。周秀才夫妻自去了。那賈員外過繼了箇兒子。又且放着刀勒買的不費大錢。自得其樂。就叫他做了賈長壽。曉得他已有知覺。不許人在他面前提起一句舊話。也不許他周秀才通消息往來。古古怪怪防得水洩不通。豈

知暗地移花接木。已自雙手把人家交還他。那長壽
大來也看看把小時的事忘懷了。只認賈員外是自
己的父親。可又作怪。他父親一文不使。半文不用。他
却心性闊大。看那銀鈔便是土塊般相似。人道是他
有錢多順口。叫地爲錢舍。那時媽媽亡故。賈員外得
病不起。長壽要到東嶽燒香。你作父親與父親討得
一貫鈔。他便背地與家僮兒開了庫。帶了好些金
銀。竟去了。到得廟上來。此時正是三月二十七日。
明日是東嶽聖帝誕辰。那廟上的人好不來的多。天
色已晚。挑着廊下一箇乾淨處所歇息。可先有一對

見老夫妻在那里，但見

儀容黃瘦，衣服單寒，男人頭上，儒巾大半是塵埃堆積，女子脚跟，羅襪兩邊泥土粘連，定然終日道途間，不似安居閑閣內。

你道這兩箇是甚人？元來正是賣兒子的周榮祖秀才。夫妻兩箇只因兒子賣了，家事已空，又往各處投人不着，流落在他方十來年，乞化回家，思量要來買家採取兒子消息，路經奉安州，恰遇聖帝生日，曉得有人要寫疏頭，思量賺他幾文，來央廟官。廟官此時也用得他着，留他在這廊下的，因他也是箇窮秀才。

廟官好意揀這塔乾淨地與他、豈知賈長壽見這帶地好、叫興兒趕他開去、興兒狐假虎威、唱道、
弟子快走開去、讓我們周秀才道、你們是什麼人、興兒就打他一下道、錢舍也不認得、問是什麼人、周秀才道、我須是問了廟官、在這裡住的、什麼錢舍來趕得我、長壽見他不肯讓、喝教打他、興兒正在廟裡、周秀才大喊、驚動了廟官、走來道、甚麼人如此無禮、興兒道、賈家錢舍、要這塔兒、
歇廟官道、家有家主、廟有廟主、是我留在這里的秀才、你如何用強奪他的宿處、興兒道、俺家錢舍有的、是錢與你一貫錢、借這塔兒、

誰人
不見
藏改口

拜家驚奇。見了錢，就改了口，道：「我便叫他讓田地歇息，廟官見有了錢，就改了口，道：『我便叫他讓你罷。』勸他兩箇另換箇所在。周秀才好生不伏氣，沒奈何，只得依了。明日燒罷香，各自散去。長壽到得家裡，賈員外已死了，他就做了小員外，掌把了偌大家私。不在話下。且說周秀才自東嶽下來，到了曹家村，正要去查問賈家消息，一向不回家，把巷陌多生疎了。在街上一路慢訪，間忽然渾家害起急心，疼來，望去一箇藥舖，牌上寫着施藥，急走去求得些來喫下好了。夫妻兩口走到舖中，謝那先生。先生道：「不勞謝得，只要與我揚名，指着招牌上字道：『湏記我是陳』」

德甫周秀才點點頭、念了兩聲、陳德甫對渾家道、這
陳德甫名兒好熟、我那里曾會過來、你記得麼、渾家
道、俺賣孩兒時、做保人的、不是陳德甫、周秀才道、是
是我正好問他、又走去叫道、陳德甫先生、可認得學
生麼、德甫相了一相、道、有些面熟、周秀才道、先生也
這般老了、則我便是賣兒子的周秀才、陳德甫道、還
記得我齋發你兩貫錢、周秀才道、此恩無日敢忘、只
不知而今我那兒子好麼、陳德甫道、好教你歡喜、你
孩兒實長壽、如今長立成人了、周秀才道、老員外呢、
陳德甫道、道日死了、周秀才道、好一箇慳刻的人、陳

德甫道如今你孩兒做了小員外不比當初老的了
且是仗義疎財我這施藥的本錢也是他的周秀才
道陳先生怎生着我見他一面陳德甫道先生你同
姨子在舖中坐一坐我去尋將他來陳德甫走來尋
着賈長壽把前話一五一十的對他說了那賈長壽
雖是多年没人題破見說了轉想幼年間事還自隱
隱記得急忙跑到舖中來要認爹娘陳德甫領他拜
見長壽看了模樣喫了一驚道奉安州打的就是他
怎麼了周秀才道這不是奉安州奪我兩口兒宿處
的麼渾家道正是叫得甚麼錢舍秀才道我那時受

亦其常
通

金銀
何
不
因
人
作
再

他的氣不過，那知卽是我兒子，長壽道孩兒其實不認得爹娘，一時冲撞，望爹娘恕罪。兩口兒見了兒子，心裡老大喜歡。終久午會之間，有些生煞煞，長壽過意不去，道是莫非還記着泰安州的氣來，忙叫興兒到家取了一匣金銀來，對陳德甫道：「小侄在廟中不認得父母，冲撞了些箇，今先將此一匣金銀陪箇，不是陳德甫對周秀才說了，周秀才道自家兒子如何好受他金銀陪禮？」長壽道：「若爹娘不受兒子心裏不安，望爹娘將就包容。」周秀才見他如此說，只得收了開來一看，喫了一驚，原來這銀子上鑿着周奉

記周秀才道可不原是我家的。陳德甫道怎生是你家的。周秀才道我祖公叫做周奉是他鑒字記下的。先生你看那字便明白。陳德甫接過手看了道是倒是了。既是你家的如何却在賈家。周秀才道學生二十年前帶了家小上朝取應去把家裡祖上之物藏埋在地下。已後歸來盡數都不見了以致赤貧賣了兒子。陳德甫道賈老員外原係窮鬼與人脫土坯的以後忽然暴富起來想是你家原物被他挖着了。所以如此他不生兒女就過繼着你家兒子承領了這家私物歸舊主豈非天意怪道他平日一文不使兩

同盟中人如賈之曰身而何也

明眼

才不

文不用不捨得浪費一些元來不是他的東西只當
在此替你家看守罷了周秀才夫妻感嘆不已長壽
也自驚異周秀才就在匣中取出兩錠銀子送與陳
德甫答他昔年兩貫之費陳德甫推辭了兩番只得
受了周秀才又念着店小二三杯酒就在對門叫他
過來也賞了他一錠那店小二因是小事也忘記多
時了誰知出于不意得此重賞歡天喜地去了長壽
就接了父母到家去住周秀才把適纔匣中所剩的
交還兒子叫他明日把來散與那貧難無倚的湏念
着貧時二十年中苦楚又叫兒子照依祖公公時節

若能使
所是者
既矣

指牙驚舌 卷三十五
蓋所佛堂夫妻兩箇在內雙脩賈長壽仍舊復了周
姓賈仁空做了二十年財主只落得一文不使仍舊
與他沒帳可見物有定主如此世間人枉使壞了心
機有口說圓句爲証

想爲人稟命生於世 但做事不可瞞天地
貧與富一定不可移 笑愚民枉使欺心計